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不可混為一談

doi:10.6637/CWLQ.1995.24(5).125-127

中外文學, 24(5), 1995

作者/Author：邱貴芬(Kuei-Fen Chiu)

頁數/Page：125-12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5/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637/CWLQ.1995.24\(5\).125-127](http://dx.doi.org/10.6637/CWLQ.1995.24(5).125-12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不可混為一談

邱 貴 芬

廖咸浩教授以「感情」和「利害」切入《中外文學》最近幾期有關台灣認同問題的討論，確實凸顯認同議題裡一些隱而不彰的問題。但是，由於廖文（以及過去參與討論的幾篇文章）在辯證過程中並未釐清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的曖昧混淆，以致於這場論辯所牽涉的一些重要癥結未得妥善處理，論文彼此之間往往沒有真正的交集對話。

在文化層次上，認同台灣與認同中華文化顯然可以重疊，但是，就政治認同而言，認同台灣和認同中國卻是互斥的命題。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雖然可能有密切的關聯，卻不可等同視之。由於沒有釐清兩者之間的界線，廖咸浩有關文化邦聯或是台灣主體性的討論往往造成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一些疑惑。讀者與廖咸浩對相關問題認知上的差距導致辯證失去焦距，故在此不厭其煩澄清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所牽涉的問題。

在台灣談認同，有一個極簡單卻重要的認知：國際認定的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如同美國、日本、英國等等「國家」）這個國家名稱形如專有「註冊」標號。「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問題如果參照美國的例子，就非常清楚：美國人有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英裔美國人，可就沒有英國人、中國人（除非擁有雙重國籍）。「網球名將張德培是中國人的驕傲」其實是個錯誤的說法。就國際視聽而言，此間民衆所謂「認同中國」，「我是中國人」的說法無異表示「台灣人民承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子民」，台灣確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若要「收復」台灣，確是內政問題。在台灣，說自己「認同中國不認同中共」，其實是想把認同裡的感情（文化）、利害（被中共統治）分開，但是，在國際現實政治運作中，恐怕事與願違。我們可以假設，在台灣絕大多數宣

稱自己是中國人的民衆並不認同中共，但是在現實政治運作裡，「我是中國人」的說法卻只會造成等同認同中共的效果。只有在認清這些認同問題的細微處之後，再來談台灣認同、中國認同，才有意義。

廖咸浩談到獨派凸顯台灣與中國歷史文化的不同，問到：「到底『異』到什麼地步才叫『異』？才可以建國？『同』到什麼地步才叫『同』？才可以統在一起？」這是典型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混淆產生的問題。獨派強調台灣文化歷史與中國不同，無非對中國民族主義所謂「我們同文同種，故必得是同國人」的反彈。文化的異同其實並不真正決定台灣是否「可以」獨立於中國之外。即使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重疊性甚高，也不構成台灣是否是個獨立國家的理論基礎。換言之，除了「感情」因素（文化血緣等等），「利害」關係更在決定國家認同上扮演吃重的角色。台獨派從歷史經驗、從政治現狀、從可以展望的將來來考量，認為主張獨立才可以為台灣爭取最有利的籌碼。同樣可以理解，獨派理論讚頌台灣文化貶低中國文化的傾向不過是對長期以來執政黨所推行的「中國文化＝博大精深＝高級進步；台灣文化＝野蠻落後＝低俗」殖民論述譬喻所採取的抗爭策略，借文化認同凝聚共識。廖咸浩所言甚是：「強調民族之同質性對於台灣獨立並無助益。」事實上，獨派理論近幾年來的發展，已逐漸揚棄本質論，開發台灣文化「雜質」部分的思考。這個傾向可以從許信良最近出版的《新興民族》略見端倪。《新興民族》以獨派角度呈現一個極其宏觀的視野，對台灣文化歷史政治定位都提出其獨到理論。許信良認為，正因台灣人不拘泥所謂「正統」、「純正」觀，擅於接受「異」文化的異質，故可以躍居世界的新興民族。且不論我們是否同意他的說法，許信良的《新興民族》論顯現出來的台灣國族論與陳昭瑛或廖咸浩所認定的台獨國族論顯然有相當大的差距。

許多認知誤差也需要進一步澄清。廖咸浩認為有一套公式已廣為獨派接受：不認同急獨＝不認同獨立＝不認同台灣＝認同中國＝認同中共＝敵人。其實，主張台獨者對於宣布台灣獨立的時機並無定論。以廖咸浩對當代文化理論的涉獵掌握，他該十分清楚，所謂獨派也並非一個同質團體。上述公式是否真的為大部分獨派者接受恐怕還有待

進一步求證。舉個簡單的例子：對一個認同台獨的中產階級女性而言，陳昭瑛恐怕比許多主張台獨、卻有暴力傾向的街頭陌生男性更是朋友，不是敵人。國家認同的差異不見得會是劃分敵、友的界線，選擇同樣國家認同者彼此之間階級、性別的差異所帶來的潛在威脅性也不見得就會在國家認同的大前提下自動去除。

廖咸浩在文章末尾提出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國家認同基本上有高度的階級利害關係。在中共導彈期間，我與一位熟識的勞工婦女談到中共犯台的問題。她說，中共來不來對她都沒什麼影響，「反正我本來就什麼也沒有」。「工人無祖國」？不過，再進一步想這個問題：在美國、在中國、在中東國家，婦女都受到壓迫，那是不是說，婦女身在哪個國家都一樣？不同國家對婦女、勞工壓迫的形式、程度不同。在一個不准示威、組工會、透過壓力團體尋求抗爭的國家推行婦運和在一個容許表達異議、不會派坦克車輾過示威者身體的國家推行婦運都差不多？廖咸浩文末所提出的國家認同與階級壓迫的問題值得我們再進一步探討。

---

邱貴芬，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